

近万名受访毕业生,六成表示会考虑网红直播等新兴职业 “足不出户,月入过万” 直播赚快钱真这么容易?



刚毕业就日挣千金 一场单人与流量的战斗

玉儿是00后,河北人,大学读了新媒体。她不爱坐格子间,对职场也不感兴趣,她向往自由,但并不“躺平”。

搞直播要连播四小时,而且一刻不停。怎么打光、选声卡、用什么特效,甚至怎么扎头发,她乐此不疲地鼓捣技术,在网上分享心得。她是小主播心中的大姐姐,排忧解难,鼓励打气,她总说,多坚持,多尝试,就有希望。

刚起步时,直播间没人。她很苦恼,开始做短视频、拍Vlog,“00后入行女主播”“直播赚钱小玄学”,她精心设计口播、穿搭,琢磨留言,提供情绪价值,渐渐掌握了流量法则。

玉儿发现,一场直播里,80%的人是被短视频吸引来的。最惊喜的一次,她播了一下午,挣了两千多元。半个多月挣了上万块,很快吸粉几十万,财源随着流量一起来到,越来越多商务合作找上门。

记者问她,成功的秘诀在哪?她轻描淡写地说,都是运气吧。

运气是什么?是漂亮的脸蛋、甜蜜的嘴,还是一身才艺,她也弄不清楚。但仗着年轻,她想试试,哪怕撞南墙,浑身是伤,大不了重头来过。

纵观那些月入过万的主播,除了运气,大多人忽略他们的努力。

播完本季最后一场,关掉摄像头,婉婉哭了。她自己都不懂,怎么就对素昧平生的人动了真情?但是,当她看到有人坚守在直播间,四小时从头待到尾,有人追问她,以后哪里能看到你,感动就涌上心头。

新闻传播专业的婉婉,毕业后就踏入直播大潮,做过舆情分析、公众号运营、餐饮主播,个中辛酸尝了一遍。如今在一家MCN公司做带货主播,忙起来,一天连播7小时。

婉婉的老粉常夸她,口才好,面相善,喜欢她的风格,愿意在她这花钱。这样的肯定,她很珍惜,“他们让我觉得,主播是一个很重要的存在。”

直播久了,她收获很多,人也变得自信。除了苦练表达力,她还了解到很多不了解的事,比如产品、营销、心理学。

去年,她参加市里的直播大赛得奖,拿到了直播销售员的高级证,还被推荐加入市人才协会。

婉婉说,职业没有贵贱之分,靠能力做主播,也可以做得光彩。

职业底部的真相

一场直播只挣几毛钱

眼下,直播业如火如荼,冲着风光和名利,许多毕业生一头扎进大海,有人站到风口浪尖,日挣千金,但更多的新手小白,在海底沉浮。

“多的时候赚个百十块,少的时候,就赚几毛钱。”刚做了新号,芝阳忍不住吐槽,做一场直播,成本都要五十块,天天在赔钱,直播间还不进人。

长相普通的芝阳今年刚毕业,没有才艺,她只能硬熬。最长一次,她一天连播十个半小时,场均观众一千多,但她是新人,没有熟面孔,人来了就走,最后收入两百元。

做新主播,要养号、立人设,这个过程特别内耗,心态容易崩。主播不适合所有人,芝阳彻底领悟了,像她这样,资质一般,既找不到铁杆大哥守护,也做不好内容主播,纯靠运气挣钱。

一工作就轻松挣大钱,终究只是梦想。

“现实真的很残酷。”江苏妹子曹雨感慨。她根本没想过,做主播要“耐骂”。有人当面数落她,你真不礼貌,眼里只有钱;有人爱吹嘘自己,或者言语轻佻。面对这些,她只能装聋作哑。

新人上路,业务生疏,曹雨还入了“工会”,也就是管理主播的团队。“他们说得好听,会给你推流量,教你运营、话术,带你一起上播,但没教完就跑了,你还得被扣提点,一个月收入就三四千块。”

《中国网络表演(直播与短视频)行业发展报告(2022-2023)》(简称《报告》)显示,以直播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主播中,95.2%的人月收入为5000元以下,仅0.4%主播月收入10万元以上。

降薪、减员、流量见顶 踩下刹车的直播业

如今,为何这么多高校毕业生,甚至高学历人才,也愿意去做网红?

“部分年轻人觉得主播来钱快,这实际上是个误解。现在很多直播机构中,尤其中小主播,降薪降得很厉害。”浙江传媒学院教授朱永祥告诉记者。

资深直播业人士、西谷数字零售研究院院长雄歌告诉记者,据他观察,目前杭州等地的主播,平均月薪已从两万元降到8000元左右。商家的直播,开始用AI数字人等方式来降低成本,对主播的需求在减弱。

“直播已逐渐去网红化,走向供应链为核心的生态。目前,很多明星已经停播,头部达人流量也在下滑,这是行业从爆发走向稳定的必然过程。”雄歌说。

“网红年赚几千万元的还是有的,但是越来越难,凤毛麟角。主播薪资的最高峰已经过去,大部分直播从业者的工资与其他行业差异不大。”中国数字直播产业联盟发起人、杰夫直播生态圈创始人姜洪峰说。

从招聘平台看,仍有不少直播公司在招募毕业生,有的甚至招“零经验”“无学历背景要求”的人。雄歌认为,毕业生成本低,但大多数人做不了主播,绝大部分是做基础的运营岗位,或者是客服、场控等。

朱永祥认为,过去主播鱼龙混杂,现在直播业越来越趋于专业化、职业化。他提醒,毕业生在择业上,要问问自己心底的热爱。“如果为了钱,高校学生一窝蜂去做网红,是对高校资源的浪费,也是对自身才华的浪费。”

“直播行业看起来门槛低,实际上对人的要求非常高。想当主播,必须身体素质和心态都非常好,超长的的工作时间,高强度的内容输出,需要很强的抗压能力。”姜洪峰说。

(受访主播均为化名)

本报记者 何冷瑶

收起打光灯,卸下妆容,关掉手机,傍晚,是玉儿一天中最自由的时刻。

本科毕业后,玉儿全职做了娱乐主播。迈出校园,回到家中,她习惯一个人守着一块屏幕,在虚拟世界里找寻共鸣,四处淘金。

像玉儿一样的逐梦人,直播间里还有很多。当就业越来越“卷”,年轻人开始瞄准直播业。上周微博发布调查,近万名受访应届毕业生中,61.6%表示就业时会考虑网红直播等新兴职业。还有人称,直播业带动就业机会超1亿个。

“刚刚毕业,我就做了网红,月入过万,足不出户,轻松自由。”最近,社交平台上,充斥着这样的故事。现实真的如此吗?